

初夏登金光明寺館樓有懷奉呈

律移膏仲呂攀涉屆茲樓邊樹花開

危山伏以秋孤城新化理月殿舊

迹三教興千古一乘今獨流初節

力當再相志與四鄰生鄉思連

敦煌

同外

同前寄奇樹

瘦樹芳

奇樹

異林

異林

異林

異林

詩集殘卷輯考

日菜

煙

風

江

時

法

江

歸

心

通金光明寺

春

獨立悲鄉思望遠天樹濃春色

高山

野花鮮馨下三光清幽中万象興鴻鍾吟聲

秋聲感文煥



徐俊纂輯



徐俊纂輯

敦煌詩集殘卷輯考

選定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徐俊纂輯. - 北京:中華書局,
2000

ISBN 7-101-02268-5

I. 敦… II. 徐… III. 古典詩歌-鈔本-研究-中國-古代 IV. G257.3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07389 號

責任編輯:王秀梅 柴劍虹

敦煌詩集殘卷輯考

徐俊纂輯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36¹/₂ 印張·8 插頁 705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4000 冊 定價:68.00 元

ISBN 7-101-02268-5/I·333

登建人事向
 小歸然出國賞成研難藝之寧解怠息至
 生羅只全肝膽呈病盡代願性花百月
 獨鵲

西
起
王
譽

没人獨歸東江月明鶴唳非秋風
聲切？邊心一感淚非？萬岳雲泉
蓬年仙霜下金飛自檢流落煩
有悲陳人事非

萬世開姓

日出崑山東 月明山益空 山人愛清景

曉臥秋風正五夜宵清獨喜新涼

交草虫明山不堪思采 時近望降辰

項靈起玉指弄真二聲丹已是何曲三山宮

情音予降塵俗願言聞此幽令

西萬客阿拿承應音神仙樂吾事

王集 上巳遊小園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文部科学省

圖一 伯二六八七(殘片一)

劉希夷《嵩岳聞笙》、王勃《上巳浮江宴》等詩

同前

僧金鑑

流沙即少 有雙寶 牧伯

吾師應半千 法王契理青

蓮喻 多君瞻仰白牛前

韶光來照傳燈座 春風往

送香煙 景史咸歡目驥

誰知今日過祇天

同前

僧利濟

圖二 伯三〇五二(卷首)
敦煌僧金髻、利濟同題詩

高門不存人敵恩
 過立期恨未數會在此
 明其申界在書家傍垣豆
 宜誠懷於親家母礼存
 名余吾欲也其其新婦傷
 亦得同起名請
 主女侍從來學
 何侍郎小相娘來詩省
 道鄧凋庭處引系馬後蘇揚發直高從
 曉曉連交近陰曉交連屋蒙宿最分其苦
 七秋青且翠冬到頃都明
 春日春風動春來春草生春人飲春酒春
 春弄春聲
 春來春去秋寒秋寒秋寒秋寒時休

P. 100
 3.107
 1000-1000

圖三 伯三五九七(卷首)
 白侍郎蒲桃架詩等(乾符四年寫本)

五羊星在羊山嶺
光以之真雪春之
莫言
初年平昌免不稀
大託李斯說刑罰
季春五日卯免日十月而後身
中有挂樹春秋之命包月中有
方知感純孝郭郭立歲
馴其虛有狀入避之不合聖
究其名曰厲皇
山海經曰厲
九丘應瑞玉成文章
孝經獲神契鳳皇有九苞
屢向秦樓則頃過瀨水場
桑槐女弄玉好
黃鶴素聯翩
後寫下紫雲

情真傷

解強娛

凡朝無此人世靈

諫王蔡君賢推却託

節君名已官存寂家耕

鈞心事已埋盡離憂

芳草新柳渡溇池館單連

謂行路難狠當稀代珍提握每終日相

思猶比降江海有扁舟丘園有角巾君意定何適

我懷知所適遠涉沈各異老大貴全真莫作雲霄

封丘佐

我本遊鴻孟諸野一生自是悠者作可狂歌草

澤中寧堪任走風塵下祇言小邑無所為公門

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長心欲破鞭撻黎庶令乞

來向家問妻子舉家盡笑今如此主事應須

前田世情付與東流水夢想舊山安在哉為街石

命日燈迴乃知梅福徒為爾樽慙陶潛歸去來

飄飄經連道客思滿管

秋搖蕩對長遶君行殊未崎嶇山海側想滌無南

傳何意照乘珠忽然欲暗投東路方希條楚歌後

悲愁暮枕使人感去鳴離夏行矣莫自愛壯年

莫悠之余亦從此辭異鄉難久而隨言也終極

方第館日

簪伴僧齋一盞酒外終無事
萬卷書中死便埋唯有東江道
門子許詢長說是吾儕

陪杭州盧鄆中湖亭餞

小池多燕去雲端十里山圍馬上看
青壁遙光馬峻碧湖深景照
人寒解成病忽生犀角酒到嬌
眉活牡丹紅盡却愁逢暮雨高

室神女扇

答柳常言秀才

南下天台歇絕溪五湖波上浪如
萍沙鷗自戡為蹤鄧野康多驚
是性靈狂狂子偶垂含海動戴逵
盡認少微星金門後復迹桐宮
且為人間寄芳華

春日偶言

卻笑春來真惡未降酒任詩聲舊

編史編年詩卷上

編年者十三代史闕自初生至百載其前以編
年人百年之跡其有人盡舉一其之者而後
釋之者其唯詩之所在之言八句而後
然者帝王之史其有異也論之者六

一歲三省 羽人遺表編衣襲五

客兒已去夢年在此方島忽接烟水長沙

為之三將中微非間有國中者軍知首冠金

輝者皆長賦之說聖陽年無極在次亦休

出文覆體顯然泊身刃聖死符其節鎮受

忘由祖賢僕方看雲之端降拂聖鈴烏綠族

高僧笑指月生綠葉道意言不有本

二歲一省 漢中訪群情然太后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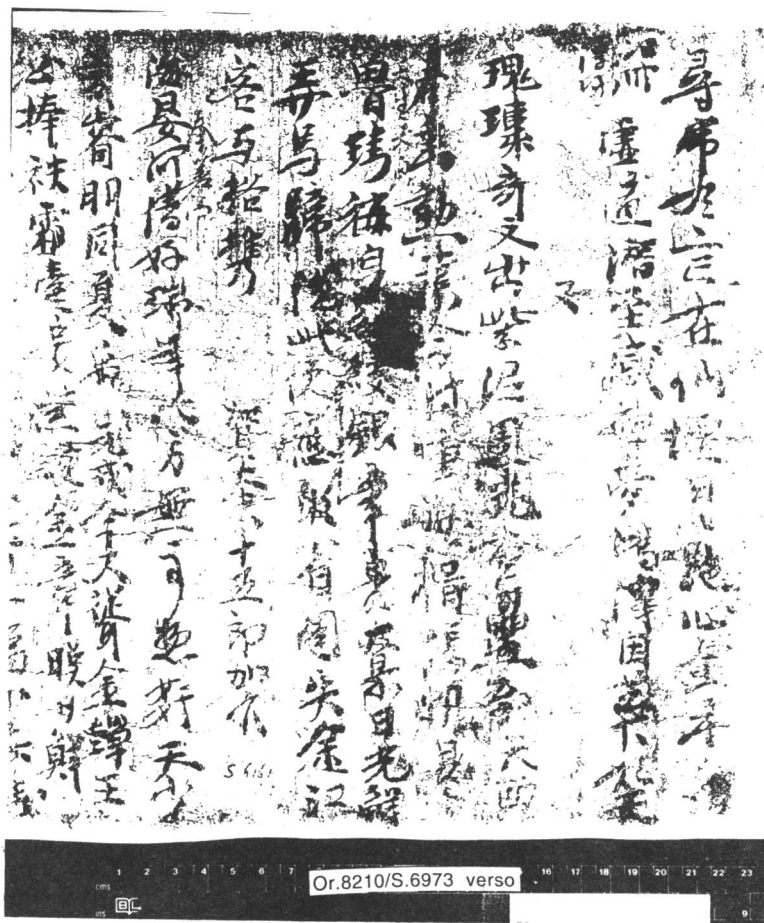
所無郭山歸國外於在會武堂遺嗣

長文昌城自致悲說朕惟欲推尊昔武

懷多思情高為不 三歲一省 孝成

狀帝祖恩首字願之真王強剪桐早識

圖七 斯六一九(卷首)
趙嘏《讀史編年詩卷上並序》



圖九 斯六九七三背

唐佚名詩鈔(與斯三三二九、斯六一六一 B 綴接)

By permiss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英國圖書館授權發表

蔡省風《瑤池新詠》

序

傅璇琮

徐俊同志在即將完成《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時，就囑我爲此書寫一序言。去年九月初，我應臺灣清華大學之邀，赴該校中文系講學，我本想將已排出的校樣帶去，於教學之餘閱看並即撰序。但當時校樣未能出齊，徐俊又有一種執著過細的本性，還想在校樣中再作修改，就說等回來再看吧。我於今年二月初返京，徐俊就給我厚厚一疊已經排好但還有他不少改動字跡的校樣，我接過來，就好像接過一副重擔。

說實在話，我對撰寫此序，是感到很爲難的。因爲我雖然研究唐代文學已有二十餘年，但對敦煌遺書文獻，包括詩歌輯錄，雖有所接觸，但未曾多閱細看，沒有下過工夫。我有一個習慣，爲友人作序，雖然不過一二千、二三千字，但總要翻閱全書，有時不止看一遍。接過本書的校樣，正值春節剛過，我用了整整一星期的時間，不做別的，數萬字的前言細讀了兩次，近一千頁的正文逐頁翻了一遍，剛剛經歷了半年教學，好像一下子又從課堂進入了專題研究的書房，眼界頓開，隨手即有所獲。

如我這幾年較留心於唐代翰林院與翰林學士，想從文化與政治的綜合考察入手對這一部分知識

分子作些研討，其中就涉及李白於唐玄宗天寶初入長安爲翰林供奉事。關於李白任翰林供奉，唐代的人就有種種說法，有的把李白即說成翰林學士，有的說他直接參與政事，製作詔書。我以爲這些都是不確切的。這次我在此書上編法藏部分中，看到伯二五六七、伯二五五二所錄唐詩叢鈔，有李白《宮中三章》，即其《宮中行樂詞八首》之前三首，原卷題下所署作者爲「皇帝侍文李白」，這對我忽似一大發現。據考此卷傳鈔時間爲天寶十二載（七五三）以後，順宗李誦即位（八〇五）之前。可見這一距李白時間很近的鈔錄者，確把李白僅僅視爲「皇帝侍文」，這是最爲切合李白當時身份的。又如同卷頁七八錄李白一詩題作《從駕溫泉宮醉後贈楊山人》，據徐俊校考，宋本《李翰林集》卷八、清編《全唐詩》卷一六八，均題作《駕去溫泉後贈楊山人》。我認爲從詩中所寫，及李白當時的身份，應是李白作爲一個「皇帝侍文」，隨從玄宗遊驪山，酒後作詩贈一友人。詹鍔先生主編的《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也注意及此，謂當以敦煌本所題爲是（卷八，頁一三四七。百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以上所說只是我通閱全書所得的極小一點，也只是結合我目前所做的課題而言的。徐俊對敦煌詩集殘卷的輯考，我認爲功績有二，一是總結已有的成果，輯錄至今爲止所能得到的最多最全的敦煌詩歌，可以體現世紀性的成就；二是提供新的文獻整理的思路，既力求恢復原件鈔錄的準確面貌，又力圖運用多種科學研究手段，特別是強調敦煌寫本之間、敦煌寫本與傳世文獻之間的互證，開闊對敦煌文獻清理、研究的視野。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說的，在全面普查已經公佈的敦煌文書的基礎上，經過對四百多個敦煌詩歌

寫本的整理、綴接和彙校，此書上編《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共釐定詩集詩鈔六十三種，詩一四〇一首（包括重出互見詩七十一首），下編《敦煌遺書詩歌散錄》輯錄詩歌五二四首（句）。二者合計爲一九二五首（句）。這一數字確實大大超過已有的各種輯本。而且所輯的詩，包括詩的作者，都通過大量的文獻輯比和嚴密考證，作了精細的校勘，有不少已經可以成爲結論。人們今天拿到這部書，除了已輯集整理的王梵志詩以外，敦煌遺書中的詩歌，可以說這是既全而又可信的一個定本了。當然，這並不是徐俊一個人的功勞，他充分吸收了二十世紀幾代學人的學術成果。而且上一世紀自二三十年代起，中國學者連續到海外輯錄有關資料，特別是八九十年代，幾種大型的文獻（如英藏、法藏、俄藏，以及國內部分藏品）以集成方式影印出版，給敦煌詩的全面整理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學術和文化研究的突破，確是離不開文獻資料的。

至於書中體現的新的文獻整理思路，我想，這在前言和正文的校錄中隨處都能察覺，我的這一序言不是論文，不能作詳細的介紹和闡釋。我這裏只能提出幾點。如徐俊是很注意敦煌詩歌寫本所顯示的地區、時代和民間文本的諸種特色的。對敦煌詩歌的時代分段，除了人們通常采用的按中原王朝的興替分爲先唐、唐五代、宋初三個階段外，他又強調與敦煌歷史發展的一致，劃分爲吐蕃佔領以前的唐朝時期（即唐德宗貞元二年前）、吐蕃佔領時期（即吐蕃於貞元二年攻佔沙州、敦煌以後的七十餘年）、沙州歸義軍時期（即唐宣宗大中二年張議潮率領沙州民衆起義、驅蕃歸唐，直到北宋仁宗景祐三年爲西夏所滅）。這就不受中原王朝興替的傳統約束，更便於展開有關中原文化在敦煌地區傳播及敦

煌本土文化自立發展的研究。

又如上世紀初敦煌遺書的發現、流佈，是有其特殊的歷史環境的，這就是因為經過幾次劫掠，分藏於不同地區，這樣，有些原是一個卷子的鈔件，却被割裂為兩種或數種不同的文獻。而過去對敦煌詩歌的整理，又往往只就《全唐詩》的補輯着眼，不作整體考慮。如最早有計劃地從事敦煌唐詩寫本輯錄的王重民先生，他在《補全唐詩·序言》中就明確地說，敦煌詩在《全唐詩》中已十存八九，他的計劃是，凡見《全唐詩》者校其異文，凡不見《全唐詩》者另輯為一集，以補《全唐詩》之逸。王先生在這方面是作了不少貢獻的，但他的工作有兩大遺憾，一是受客觀條件的限制，並未作全，特別是數字統計不確（如說《全唐詩》已十存八九），二是這樣做便把敦煌寫本原件隔開，以致造成種種缺失。如伯二四九二、俄藏四三八六五唐詩文叢鈔共二十一首詩，原是一個寫卷，但因一為法藏，一為俄藏，王重民先生只看到法藏所錄的白居易詩，定名為「白香山詩集」，而且又主張這是當時單行的《白氏諷諫》原本。現在徐俊把法藏與俄藏綴接，恢復原來寫本的原貌，人們就可以看清楚，這一寫本所錄不止是白居易的《新樂府》詩，還有元、白唱和詩，岑參《招北客詞》，以及德宗時女冠詩人李季蘭詩。這樣，既正確否定原來單據法藏所作的結論，還進一步考知李季蘭佚詩的寫作時代背景（見本書頁二一至二七所考）。書中類似的情況不少，如頁一七一綴合伯二七六二、斯六九七三、斯六一六一、斯三三二九、斯一一五六四等五個殘卷，考出唐佚名詩十八首原為一卷，從而推斷詩作的時間，均極為精采。徐俊在前言中明確提出：「敦煌文學寫本的整理應該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其原有的可供研究的信息為目標」，這應該說是既符